



【史海钩沉】

「奎虚书藏」创建始末

□张稚庐

前几天偶去大明湖的遐园,沿回廊迤迤向西,尽头有一圆门,门后那座欧美风格的二层楼房便是奎虚书藏。七十年来,它一直是山东省图书馆的藏书主楼,如今它门前冷落。然而,我却对它深情依旧,当年,我家离此不过一里之遥,这是我少年时常来读书之处。“春风暗换年华”,眼前的它像个落寞的老人,静悄悄伫立在淡淡斜阳里。

山东省图书馆为清末山东提学使湘潭罗正钧所创建。当时书楼分上下二层,共四大间,署名“海岳楼”,其对面亦有一楼曰“宏雅阁”,专贮金石。两楼峙立,又引湖水入馆,通以桥廊,盖仿四明范氏天一阁格局也。馆内有亭台水榭,中叠假山,花木扶疏,略有园林之胜。以建筑而论,这在清末各省图书馆中乃首屈一指。

入民国后,书楼长年失修,渗漏剥落,尤其民国十九年(1930)城北火药库不慎爆炸,经此轰震,楼板逐渐下沉,书莫能载。不得已支以铁柱数十根,以免楼圮,然终非久计。其时何思源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,何是新文化运动中“打倒孔家店”的一员健将。他聘学者王献唐为馆长,两人见识明达,深知国民教育之重要,乃决意建一新式藏书楼。

那么,建楼经费从何而出?

原来民国十六年(1927)张宗昌祸鲁时,横征暴敛,曾

仓皇逃遁,省银行也随之倒闭。但盐商所欠乃是“官款”,仍要按期偿还,改由中国银行索要。经当局同意,此36万元将全部用于图书文化事业。当时计划除建一处具有欧美先进技术的图书楼外,拟收购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和潍县陈氏万印楼藏印。此乃民国十九年(1930)夏经山东省政府政务会所议定。越四载,至民国二十三年(1934)3月,中国银行已累计存偿款29万余元,因体恤商艰,余欠豁免。本来这笔款应归省图书馆支用,可届时变卦了,各方见钱眼开,力争分羹一杯,七扣八扣。何、王二人力申前议,最后仅拨给5万元,以此区区之款建楼只好“多大荷叶包多大粽子”了。

新楼由建设厅杨巨斗工程师设计,设计前有一先决问题,即将来书架用钢质抑或是木质,须以书架之质料定构造之方式。初时拟用美国钢架,由天津两铁工厂估价,最低须16000元,那么全部工程费则仅余34000元,势不敷用,不得已改为木质书架。

全楼作山字形,占地二亩六分余,分二层建筑,第二

层只建“前脸”,两旁及中间俱为一层,俟将有经费时,再予增筑。总计楼上为6大间,楼下为16间,可容四百余人阅览。是年十月教育厅在《民国日报》、《山东日报》分别登报招标,有五家营造局投标,12月由和兴成工程局以48000元中标承建。

民国二十四年(1935)3月破土动工,不想掘深数尺,即涌出滂滂大水。原来这儿在清初时尚是湖水,经二百余年沧桑,虽成湖滨,可土质疏松。本欲以木桩砌石打地基,为求稳固起见,改为钢筋水泥,只得追加了4000元工程费。至同年十月新楼竣工。此楼为山东公共藏书之所在,故定名曰“奎虚书藏”。以天象说,奎星主鲁,虚星主齐,以二星之分野,括齐鲁之疆域。门额由近代著名藏书家、清代翰林傅增湘题署。

当年,楼下入门为阅书室,右边为接待室,次为阅报室,再次为金石文物室,齐鲁艺文展览室,慎藏库;左边为报章杂志室,次为研究室,再次为善本书阅览室,善本书库,藏新旧典籍近26万册。阅书室面积甚大,四周俱为书架,陈列普通书籍,采用开架式,读者可随意取阅。其重要书籍,均在楼上,读者如阅,可据卡填写小单,交管理员,由楼上升降机递送。

我昔日在窗明几净的室内静静读书的情景,已成前尘梦影,那种心境亦永不可复得,但这楼留给我的印象将没齿难忘。



【泉城忆旧】

老舍辞职当“作家”

□姜炳炎

1930年春,老舍回国后,萌发了一个念头:“不再教书,只写作,以便能全神贯注。”他把文学创作当做一件最神圣最严肃的工作。此前,他在国外写的几部长篇小说,全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。

针对老舍的这个念头,朋友们谆谆相劝,说还是先找个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为好,保住饭碗要紧。老舍虽然一心想当专业作家,可是朋友们的话也有道理。于是,他接了齐鲁大学的聘书,到济南来当教授,以教书为主,把写作当副业。也就是平常日子把精力全部放在教书上,只是到了假期才从事写作。

既然教书,就做到问心无愧。老舍教书做事都极其认真,从不马虎。学生们在学校图书馆常碰见老舍,问他又写什么?他总是回答:“什么也没写,备课再讲义。”

因而,老舍的寒暑假有“寒”和“暑”却没有“假”。假期反倒成了他最忙的时候。这一时期,老舍的生活成了老驴拉磨,一年到头老转圈儿。

从开始写小说起,一连10年都没有歇过夏,每年写出一本十万字的小说,都是在假期里写的。回顾这10年的紧张生活,老舍说:“能一个月不拿笔,就是死上一回也甘心!”

济南的夏天奇热,大人们吃不下饭,一个劲儿地猛喝水,小孩子拒绝吃奶,整天哭号。当时,老舍正在写《离婚》和《牛天赐传》,他左手挥扇打苍蝇,右手握笔疾书,汗顺着笔流到纸上。他想了个法子,把毛巾垫在肘下,当吸汗器。如此这般,每天玩命地必须完成2000字。

写完《牛天赐传》,老舍又一次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。一是长此以往,身体实在顶不住;二是教学在身,今天写十来个字,明天写十来个字,这根本不叫创作;三是“专业作家”的那点乐趣始终向他微笑招手,他向往着常年愉快地写作。

写,写,写,每天写,这是他梦寐以求的。朋友们来信,劝他到上海去,干脆以写作为业。他动了心。1934年8月,老舍到上海做了一次“侦察”。他发现:“上海正笼罩着战争气氛,整个书业都不景气,文艺刊物很少,当专业作家这碗饭不好吃。”他不敢轻易冒险,便又接下了山东大学的天井。

事也凑巧,两年之后,山东大学闹学潮,老舍随着许多同事辞了职。这次,他既没有事先侦察,也没有找人商量,毅然决定移居青岛,专门写作。

从此,不管生活多么困难,收入多不稳定,他再也没有出去做过事或重返课堂,虽然,朋友们不止一次地约他去教书。

这个决策,给老舍的生活带来了大转机。从此,他天天写,月月写,年年写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作家”。

老舍辞职当“作家”。第一年便获得了硕果,《骆驼祥子》诞生了。

【行走济南】

出济南 天下名井

□张世铨

济南号称“天下泉城”,这“天下泉城”有一大特色,她的名泉以井相称的,既是名泉,又是名井,其数量之多,景物之美、水利之富,大概也是一项天下之最吧。老济南的井和泉,在某种意义上,可以说是同义词。事实上,老济南被人描写成“家家泉水”的那些好地方,指的就是家家井水。

在老济南的名泉之中,以井相称的泉水,至今依然喷涌的,最著名的当数舜泉,俗称舜井,这个名井因地处交通要冲,为人们所熟知。在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中,除了列为第二十八泉的舜井外,还有第十二泉满井,第二十六泉浅井,第三十七泉玉环井,第三十八泉罗姑井等。诸多名井,如果按照有关的井史背景故事分类,不妨分为文、武两类,那罗姑井便算是属于真枪真刀的武类的了。

罗姑泉,位于旧城县东巷中段路东,因泉呈井形,俗称罗姑井。罗姑之名,一说指唐初名将罗士信的姑母,一说指罗士信的胞姐。据元代于钦《齐乘》记载,这地方原称塌行街,罗姑泉在“塌行街东”,“相传士信故宅”。民国续修《历城县志》称:“罗士信,历城南山中牧牛儿,骁勇绝伦,秦叔宝引举。县治东偏有罗姑井,相传乃其旧居之地”。相传,隋朝末年,罗士信的父母双双参加义军,让罗姑在家抚养年幼的罗士信。罗姑每天在泉畔教罗士信学习武艺,传授了那套威震天下的“罗家枪”。

5000年前的古井

老济南井史最久的大概

水面,浅者5米,深者7米,井壁掘制规整;井内遗留有打水的陶罐等物。

老济南的这几口古井意义重大,据秦若轼先生《济南水利漫话》评介:“城子崖城内普遍用井,这也说明了城子崖已是一座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早期城市。”这些可喜的名井信息,为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的悠久城史及泉城美名,平添了一笔异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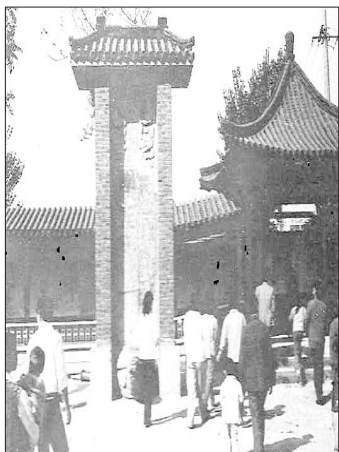
井址位于今趵突泉公园的满井和浅井,井畔柳影婆娑,笼罩着楼台殿阁,环境幽美。满井在泮源堂后大殿西北,井壁上刻有“满井”二字,井水潜流向北注入护城河。明代的时候,水势较旺盛,“水高三尺小池平,川流不息并源盈”。明、清两代来游此泉的人很多。明代晏璧作诗:“齐城浅井不盈尺,一掬能令尘虑消。日暮儿童瓶汲处,芭蕉叶上雨潇潇。”

至于浅井的确切位置,清代乾隆《历城县志》称:“今考,在跑泉东”。如今,浅井和马跑泉合并成一个泉池。泉池呈长方形,自然石结构,长12米,宽5米,深2米多。

玉环泉,俗称玉环井,位于省府前街中段路西,井口圆形,直径1.3米。因两泉相涌,水纹相扣如玉环,故名。清代钟廷瑛《咏玉环井诗》:“井列泉寒玉环新,一环分润半城人。清冷詎识清华派,枉被痴人说太真。”

以井相称的名泉

济南市区的名井,还有大明湖北极阁东侧的感应井。据清代道光《济南府志》记载:“城北面滨湖,水味多咸,此井独甘。”传说,明代正



济南舜井街舜井旧影